

行院物语

三

叶一青
杨林山 著
王光照

中国历代名妓写实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行院物语

(第三册)

叶一青 杨林山 王光照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宋代的名妓神医——宇文柔娘

宋神宗熙宁年间,当时的首都汴梁,是宋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而极其繁荣,茶楼酒肆,极为活跃,秦楼楚馆,应运而生。其时,与中国毗邻的日本、朝鲜以及中东地区的伊朗等阿拉伯国家,也都派出了不少商旅,来到汴梁从事贸易活动。经济的繁荣,也就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唐诗宋词,谱曲填词,更是宋时艺术上的特色。因而,妓院、娼寮彼此争芳品艳,由此,也就涌现了一批名妓,那时的所谓名妓,很不简单,不单要是容颜俏丽,而且还要能诗会画,尤其识谱度曲。因而,要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宇文柔娘不但能谱善曲,而且精通医道,堪称名妓中的佼佼者。

宇文柔娘,她并非汉族,祖先是鲜卑族,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实行变法之后,宇文祖先逐渐汉化,隋代的名将宇文成都便是宇文柔娘的第十三代祖父。唐灭隋后,宇文家族因附隋故,逐渐遭到厄运。到了宋代,宇文家族已沦为贫民,柔娘的生父在一次战役中从军战死沙场,尸骨抛露;她的母亲也在乱军中冲散。当时,年仅五岁的柔娘辗转流离,为一姓杜的老妪收养,但杜氏自己家庭生计也很困难,行乞度日。正值此时,汴梁逐步出现空前繁荣,妓院行当开始兴旺,有一朱姓鸨母在街上恰遇杜挹带着柔娘行乞,朱鸨儿看到柔娘虽然年幼,又面黄肌瘦,但她面部轮廓与眉宇之间,露出几分姿色的苗头,于是向杜妪提出要买下柔娘,杜妪虽然舍不得柔

娘,但为生计所迫,不得已,柔娘号啕痛哭,也无济于事,只好跟着鸨儿到院中去了。

柔娘毕竟是强悍的鲜卑族后代,民族传统的刚强之气,在她心灵深处埋藏,离开杜姬时心里悲痛,但一到院里她就装得若无其事似的,听凭摆布。她禀性聪明,朱鸨儿将她接进院中,全身洗浴并换上色彩衣裳,人要衣妆,经过短时的调养,收拾打扮,她焕然一新,显得特别的俏丽,朱鸨儿看准她是块好料子,对她用心教诲,专门请老师教她识字、读诗、写字和识谱度唱,她很快就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并学会了琵琶、古筝等统乐弹唱,她有一副甜润的歌喉,音色特别甜,唱时行腔有致,到了她十六岁时,已经名噪汴梁,成为红妓之一。由于她姿色出众,色艺双全,因而慕名来访者车马盈门,络绎不绝,朱鸨儿多次逼她接客,侍宴侑酒可以,但如有人想沾染她的身子,她坚决不从,朱鸨儿看她人越长越出色,真是国色天香,娇艳无比,鸨儿认为她奇货可居,也就事事牵就她一些,平日非贵族王孙,决不唤柔娘出见,这样,无形中更提高了柔娘的身价。

柔娘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子,熟读唐诗和唐代传奇四书她也熟读无遗,对读书,简直有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她非常勤奋好学,在她思想中常常自嗟命薄,堕入青楼,她希望能遇到像白居易对樊素那样钟情的士大夫,她也希望能遇到对爱情忠贞不二的郑元和,但想象毕竟是浮想而已,难以成为现实,所以她经常长嘘短叹,纵有王孙贵族来访,鸨儿叫她陪侍席曲侑酒,她也仅是稍加周旋,朱鸨儿也知她禀性刚烈,用硬手段强压,万二她横下一条心,寻个自尽,岂不人财两空,她想,只能慢慢地对她诱导,哼!除非你不进娼家门,进了这家门,你总有一天会陷入我的圈套,她打算,没有一大注银两的人,她是不会轻易脱手的。

在陆续来访的上流人物中,有一位太医院的博士陈某,四十来岁年纪,人品倒也潇洒,他慕名来访柔娘,这柔娘对医术有天性的爱好,她特别敬重操济人之术的郎中,这陈太医来访她时,她特别

热情地接待，这种热情是她到院中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与陈太医一接触就提出要拜他为师，以后叫他常来，并请他为之提供一些医药书籍，这陈太医见她天姿国色，娇艳无比，自然受宠若惊，拿出浑身解数巴结她还怕来不及，她主动提了要拜他为师学医，自然连声应诺。以后，这陈太医确实常来院中，并送她一些如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以及药性歌诀并脉诀歌等的医学书籍，为她讲解五行和阴阳学说，并人体解剖方面的知识，这柔娘确实天赋非凡，不管陈太医对她讲解什么，她简直一学就会，陈太医感到惊讶异常，常夸赞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陈太医常来院中为她讲解医理脉象，鸨儿心里不以为然，但柔娘坚持要做的事她知道阻拦是无济于事的。

终于使鸨儿开心的一天来到了！

熙宁五年，十二日。正是大雪纷飞，琼瑶遍地，汴京的几条主要街道，银装素裹，平康里内的一排高挑粉红的平楼，显得更为突出，几乘暖轿在由两名传岸的卫军骑着两匹骏马，打着两盏灯笼的护卫下，停在朱鸨儿的门口。朱鸨儿家中的佣人，赶紧打开大门，暖轿一直抬到正厅的阶前，轿帘掀起，首先下来的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丈，胡须虽已苍白，但仍然神采奕奕，紧跟着下轿的是一位花枝招展的少妇，她披着银色的披风，系着大红的丝棉裙，款款地扶着这位老丈走进厅堂；随着下轿的是一位中年的官员，神采飞扬。朱鸨儿连忙对着这位白发老者大礼叩拜，口称万福：“相爷，您真有雅兴，如此雪天还到院中来走走！”这位少妇亲昵地对鸨儿叫了一声：“妈！柔娘可在院中？”

“啊！绿杨你来了，她在，在！”鸨儿连忙张罗泡茶升火，好好招待相爷。

绿杨听说柔娘在院，转身对那位中年官员说：“好，这机会真太好了，王学士，你大才子这下可真遇着绝代佳人了！”

院中人等赶紧泡茶升火，招待这位相爷，这位相爷乃是词名满

天下的张先，曾经官拜中枢平章事，如今已是不在位的虚衔相爷了。他精通音律，在他手下，写出了不少词牌，传遍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尤其妓院歌坛，都以能拿到他写的词牌的首唱权为荣。

刹时，厅堂里已经炭火熊熊，软坑上铺好了大红皮褥，绿杨扶着张先在软坑上半躺着，她娇声地说：“妈，还不快叫柔妹妹下来！”

“好，相爷，您稍等候，我这就去叫她！”

“尚江，老夫这次把你引入花丛，你令正夫人，可莫作河东狮吼啊！”

“老师，学生不是陈季常呀！哈哈……”

被称为尚江的，乃是当时一代文豪王巩，现官居宫廷侍读，为皇太子讲解四书的，他与苏轼兄弟同年同科，其为至交。这时，他手捧热烹烹的香茗，看墙壁四周挂的都是名人字画，一股清幽的檀香正在香炉中冉冉升起，绿杨正在为张先捶腰，他不禁脱口而出：“老师，真是艳福不浅！”

“是啊，艳福偏予白发郎啊，哈哈，你别妒忌，红袖添香夜志书之乐，他也将很快领略其中滋味啊！”

朱鸩儿上楼，轻轻地敲着柔娘的房门。

“柔娘！柔娘！”待了一会，才听到房内的答话：

“我身子不爽，正歇着哩！”

“你绿杨姐姐来了，正在楼下等着呢！”

“鬼丫头！如今正是寒冬，未必你还在‘春眠不觉晓’？快开门，我给你带个意中人来了呢！”绿杨在门外答腔。

听到绿杨的声音，门“呀”的一声开了，柔娘款款地站在门口，只见她慵懒地，用手梳理着鬓发：“绿杨姐姐，你好！”

绿杨跨进室内，笑道：“好个睡美人，快点跟我下楼去！”

“去见你那位老姐夫，哼！我没这闲工夫！”

“鬼丫头，不是你平日讲的，要找个意中人，我给你带来了。”

朱鸩儿也连推带哄：“你绿杨姐姐为你的事，不知操了多少心，

去！去！去！”

“唉！吃了这碗饭，真是身不由己呀，你们看我这副样子怎么好见客呢？”

“不妨事，你这副样子，正是‘侍儿扶起娇无力’，我当姐姐的，就当一回侍儿吧。”

绿杨边说，边牵她的手，款款下楼。

王巩虽在厅中欣赏字面，但心里砰砰作跳，他的夫人，虽很贤惠，但却不太熟谙文墨，而且身体又差，经年药罐子不离，三伏炎天，还是穿件薄棉背心；她也知王巩正值壮年，又是春风得意，朋辈酬酢之间，有时需要夫人作陪，而她不能相随，兼之，她仅生两个女儿，自己不可能再生孩子，为他承继香火，因此她也力主王巩纳妾。而王巩呢，自负才华，一般女子，也看不上眼。张先从绿杨处知道柔娘的才名，而且听说从了陈太医学了一手岐黄绝术，更觉非寻常妓女可比，因此特邀王巩，趁这年残岁尾，事务清闲，特来访柔娘。王巩也久已耳闻，柔娘是京城名妓，也想见上一见，是否名实相符？正在沉吟之时，只听得绿杨的款语：

“柔娘，这位就是当朝有名的大才子，宫廷侍读王大人，你仔细看看，这可不是个糟老头子！”

“这妮子，你又来笑老夫了！老夫年纪虽老，可宝刀不老！哈哈……”张先对绿杨抛出一淫邪的目光。

柔娘上前对王巩深深地行了一个万福，偷眼觑他，年纪不过四十上下，脸色丰润，颌下无须，显然是新理了的，穿的是一件浅绿色的缎子皮袍，一股文人潇洒之气。当柔娘向他行礼之时，他慌忙起身，连说：“不敢，不敢。”手中捧着的香茗，不觉洒泼了几点，溅湿了他自己的袍角。柔娘不觉心中暗笑，看来他乃是首次涉足花丛。绿杨说他是当今大才子，宫廷侍读，倒不知他是否有真才实学？他正在犹疑之间，只听张先开口说道：

“尚江，怎么样，称得上佳人吧？”

一句话把王巩惊觉过来，自觉有点失态，堂堂的宫廷侍读，太子的老师，居然在一个妓女向他行礼时，连说什么“不敢”，还弄得茶水溅满袍角，他连忙掩饰地回身：“老师，确是一代佳丽！”

“既是佳丽，你何不写段新词，让她唱上一曲，让我们爽荡情怀。”

“老师在此，学生怎敢班门弄斧！”

“唷，你别调文了，王大人，你就写上一曲，听听我这位柔娘妹妹的清音吧！”

朱鸢儿立即送来了纸笔墨砚，王巩也就不便推辞，顺手写了曲《临江仙》：

雪拥楼台洁遍，
酒醒帘幕低垂。
寻梅莫待我来迟。
款款人独立，
还待燕双飞。

却喜今朝初见，
无限心系罗衣。
漫吹箫管话相思。
还期明月在，
且拥丽人归。

“老师，学生献丑了。”

张先接过词笺，“绿杨，你念一遍给我听听。”绿杨接纸轻轻地吟，张先捋须细听，边听边击着板子，“尚江，好，写得好，情之所至，信手拈来，跃然纸上，你真是‘一见倾心’；好个‘还期明月在，且拥丽人归’言下之意，是要老夫这轮明月，让你拥着丽人归去！柔娘姑娘，人家王侍读对你如此倾心，你可不要有负于人呵，快，快唱来，我们大家饱饱耳福吧！”

“妹妹，来，我给你吹笛，你就照纸上唱吧！”绿杨说着，用手操起玉笛调音。

当柔娘接过这词，心中不觉几分喜悦，确实，这王巩不但才思敏捷，而且词中已写出了他对她的倾慕之情，而又无半点调侃轻薄的词句，尤其是首句：“雪拥楼台洁遍，”正合她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心思，她就随着绿杨的笛声，轻轻地唱了出来，因为她是含着一份感情唱的，唱得委婉自如，声情并茂，格外的感人，张先不禁抚掌大笑，“词写得好，唱就更高一筹了，你们二人可真是珠联璧合啊。”

这时朱鹁儿已经吩咐丫环奉上了酒菜，因为张先年岁已高，不喜油腻，只是家常的几味菜蔬，倒也可口，张先举起杯子，“尚江，这事老夫替你做主了，倒不知柔姑娘意下如何？”

柔娘这时虽对王巩写的感到不错，但对他的为人，他的家境，却还一无所知，她感到踌躇，只是手抚罗带，沉吟不语。

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锦帘掀处，只见一位家院打扮的人，闯了进来，对着张先，王巩屈了一膝，禀道：“小的是文大人府中家院，小的禀二位大人，狄元帅被庞洪丞相矫诏进京，现在反而说他擅离职守，坐让西夏入侵，现已被打入天牢，满朝许多大人，为此愤愤不平，联名上表奏明万岁，为狄元帅辩冤，请二位大人在表上署名吧！”边说边递上奏章草稿。

张先接了过来看了一眼：“唉！老夫谢理国事，即将致仕（退休），何况庞大人又是皇上的岳父，当朝一品太师，这事老夫无能为力呀！”

王巩却怒容满面：“老师，狄元帅历代忠心为国，他镇守边关，西夏不敢轻举妄动，他怎能擅离职守？学生早就风闻，近年来西夏来使，频频进出庞府，他们内外勾结，欲除却狄元帅这颗眼中钉，这样关系国家危亡之事，焉能坐视不理？”

“尚江，你应知‘如今世事多荆棘，得缩头来且缩头’，这些闲事，我看还是少过问的好。”

“老师，这事学生不能缩头，倒要过问过问！”

说着顺手拿起桌上的笔，写上自己的名字，并对那家院说：“你回去回禀你家大人，我王巩明日去到东宫，将此事奏明太子，转呈圣上，调出京视察的包拯回京，申明此案！”

“是！谢大人！”家院急速地退下，跨马而去。

“唉！尚江，你血气太刚，刚则易招人怨呀！”

“有了柔娘为他作伴，岂不刚柔相济了吗！”绿杨从中插话了，接着她又说：“唉！这年混帐不平的事多着哩，哪里管得了那么多，我们还是及时行乐，饮酒吧，来，我来唱一曲相爷新近填的《菩萨蛮》吧，相爷，这下可得请您吹笛子。”

“好，老夫就吹笛吧！”

柔娘且睹王巩的这一行动！对他敢于仗义执言，不由得感到敬佩。与张先相比，她感到王巩却有几分傲骨，与她的性格正好相投。

绿杨一曲刚终，只见王巩站了起来：“老师，学生先行告退！”

“你既然来了，何不作长夜之谈，你与柔娘正好叙叙衷曲嘛。”

“学生只为狄龙之事，放心不下，名将元戎，正陷囹圄，我辈还在浅吟低唱，于心何安？学生立即要去找文彦博大人，弄清原由，明日也好细细向太子奏明。”

“好吧，我已给你引线，你就下次再来吧！”

“柔娘姑娘，恕我王巩失陪。”对着柔娘又是深深一揖，柔娘不由地说道：“大人既有要事在身，妾身也不敢强留，只盼大人以后……”

这里王巩告别了柔娘和张先人等，登轿而去。

“唉，这王巩哪，真是不识时务，总爱管些闲事，老夫劝也劝他不醒，人倒是个好人，柔娘，你若真跟上了他，也不枉人生一世哩。”

朱鸱儿一旁插言了：“相爷，这位王大人虽是东宫侍读，但手里没实权，这年头手里没权就弄不到钱，柔娘若跟着他，哼，哼，只怕

他连赎身银两都拿不出呢！”

柔娘这下正色言道：“妈妈，这件事八字儿还没一撇，提这话干什么？”接着向绿杨递个眼色，绿杨会意，“相爷，我与柔妹妹还有几句话讲呢，我去去马上就来。”张先也悟出柔娘找绿杨的目的，是要套套王巩的家底便说：“好吧，你们姐妹去讲悄悄话吧。”

柔娘把绿杨引进自己房中，果然是询问王巩的情况，朱鸢儿乘机向张先提出，王巩如要柔娘，非三千两纹银不可，张先也有意成全，说道：“这件事包在老夫身上。”

柔娘则干脆向朱鸢儿摊底，“我不爱三千两几千两，王大人我认了！”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她的言外之意是，我已经为你赚了不少的钱了，这王巩我看上了，就是凑不齐三千两我也要跟他去！朱鸢儿心里格登了一下，脸上堆着笑，张先却解嘲地说：“柔娘姑娘，放心，既然你们两相情愿，这事包在老夫身上。”

这样，几经磋商，柔娘终于伴上了王巩。

张先为他张罗了一切费用，王巩夫人也知道柔娘非是一般风流妓女，也应允了柔娘进门。

王巩通过柔娘的交谈，知她精通脉理药性，他正室经年是个药罐子，便要柔娘帮她看看脉象，到底是何病症？柔娘切脉以后断定夫人是郁气伤脾，脾胃虚寒，中焦不畅，以致津液枯竭，虚火上浮，并有严重的便秘现象，王夫人不由五体投地的佩服她医道高明，柔娘以逍遥散和知柏八味地黄汤交并加减，重用白芍和麻仁，服了十几剂君臣药，果然神效，从此王夫人与柔娘尤如亲生姐妹一般，关系极为融洽。

可是王巩傲性不改，恰遇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王巩是个保守派，与苏轼等人，上书力陈新法之不可为，触怒了宋神宗，下了一道圣旨，把王巩削职，贬到岭南瘴疠之地去当一名通判，这是比七品县令还矮一级的小官，谕旨一下，张先不由顿足，“王巩呀王巩，你不听我之言，招致此祸，何苦啊！”值此，绿杨也是深为柔娘作虑，

特地到王家看望柔娘，刚一进王家门，只听得王夫人在哭着：“这下贬到岭南，瘴疠之区，摆子时疫盛行，我们夫妻只好去死在一处了！”

“夫人何出此言，下官一人前去，你和柔娘带着儿女回转我寿春原籍，家中还有几亩薄田，勉可度日。”

这下柔娘开口了：“夫人，贱妾陪侍大人前去！”

“你这娇柔身子，怎能去得，你还是同夫人回我原籍去吧！”

“王大人说得好！”绿杨闻声跨了进来，“妹妹，你身子如此瘦弱，怎能去到那等地方，你就依王大人的吧。”

“姐姐，我已跟定了王大人，就该同生死，共患难，夫人身体比我更弱，兼之还有几位小姐需要教养，我柔娘不去侍奉王大人，又有谁去合适？王大人出身名门，他能吃苦，我就不能与他艰苦同尝，姐姐，我的决心下定了！”

这番掷地有声的铿锵语言，不由王巩感动起来，“柔娘，你要三思呀！”

“大人，我虽出身烟花，但是非邪正，我还能分得清，大人既然把我救出苦海，夫人也把我当亲生妹妹看待，大人有难，我理当相随！再说，去岭南时北京瘴疠之地，那地方时疫盛行，我精通了岐黄一术，这该是我钢用在刀口上的时候了。”

提起医术，黄夫人觉得她说话有道理，她病体拖了多年，长期延医治疗，总是药不对症，经她来时把脉一拿，就找出了病根，十几副药就扭转了乾坤，自己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她不愧是名太医的弟子，她觉得她随丈夫同去岭南，确为上策，“柔娘妹妹！”王夫人一声哽咽：“大人就交给你了！”

“夫人请放宽心，柔娘定会好生侍奉大人！再说，‘吉人自有天相’，我们这一去，定会逢凶化吉的！”

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柔娘陪同王巩出京，到了岭南。好在王巩生性豁达，也略通医理，柔娘更是娴熟时疫杂病，备好了一些

应急的药品，她知道南方多湿，风湿病和摆子流行，治摆子的特效药物如常山、草果以及鸦胆子一类的药她——带足，另外，还制备了一些秘方的膏丹丸散，准备到岭南备用。

到任之后，柔娘每日煎汤熬药，防胜于治，由于煎汤熬药，加强了肌体的抗病能力，所以避免了疾病的滋延，他们到任时，当地百姓正流行大头瘟和摆子，她广施膏丹丸散，并用中草药为之治疗，取得了满意的疗效，百姓们都感戴不已，都夸王夫人是天上的仙女下凡，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并称她为神医。王巩由于俸银微薄，生活比较清苦，但柔娘善于持理，过得也还惬意，苦中有甜，她背着拿出己身的首饰，变卖银两，不时调剂和改善生活，王巩愁闷时，她就为他吹笛唱曲，解除忧闷，一直在岭南呆了五年，虽有时身感不适，但她及时用药治疗，也就清苦平安。王夫人在信中知道他们生活过得无忧无虑，知道是柔娘的功德，她心里十分感激，在家常常为他们焚香秉烛，请神明庇佑他们平安无恙。五年过后，神宗皇帝驾崩，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罢黜新法起用和召回反对新法的官吏，王巩也就回朝，擢为礼部侍郎。回京之后几天，苏轼请他家宴，问及王巩身体与心情，王巩笑道：“我之所以能平安返京，全亏了柔娘，一是她精通医术，抗御了瘴疠之灾，二是她的精心操持调理，否则，这几根傲骨扔在岭南了。”这使苏轼诧异不止，“啊！嫂夫人如此神通，巩兄，你真是好艳福也！”

又过了几天，王巩请苏轼在府中便宴，叫柔娘出来陪酒，苏轼诧异非常，看她微弱之躯，居然能在瘴疠之区平安熬过，尽管她通医道，也确难为她了！不由问道：“柔娘，岭南气候如何？”

“四季皆夏，潮湿闷热不堪！”

“又难为你适应过来了！”

“学士，柔娘跟随官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好个‘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还听说你广施妙手，为当地百姓治愈了瘴疠恶疾，百姓们称你为神医。”苏轼的表情激动起来，眸

子特别的明亮，“你真是女中之杰也！”

“学士夸奖，你们士大夫不是有句名言‘不为良相，愿为良医’么，老爷虽被谪岭南，但还是朝廷官吏，地方官应为百姓谋福啊，我能协助他为百姓解除瘴疠之苦，这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乐趣哩！”

“地方官应为百姓谋福，解除疾苦，说得好，柔娘真乃丈夫之志也！我们这些朝廷要员，尚愧不如呢！来，我敬你一杯！”

“谢学士大人！”柔娘接杯一饮而尽。

宴席之余，苏轼当场写出一曲《定风珠》相赠，柔娘高兴地为之清唱：

常美人间琢玉郎，
天教吩咐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雷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
微笑，
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柔娘倚席而歌，脉脉的眸光，向着款款深情的王巩。

正是这位柔娘，甘心如饴地接受了严峻的生活考验，陪着丈夫远谪岭南，战胜了瘴疠之灾，成为了一代佳侣，成为人间佳话，广为流传。

敦桂英





北宋的蓬莱名妓——敖桂英

《王魁负桂英》又名《情深》是我国传统戏曲中的一出名剧，写的宋时山东蓬莱名妓敖桂英与负义郎王魁的故事。

考究历史事实，在北宋时确有王俊民负情山东名妓敖桂英之事，但事实却有出入，在明代的《蓬莱县志》的名妓卷中：“敖桂英，宋仁宗时，邑之名妓也，以名艳居一时之冠，后与士子王俊民狎，后俊民登第，为人闲之，蹈海以殉。后幸遇救，终成眷属。”足见，历史上确有过这段事实。

公元 1078 年（宗神宗时）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一个浑身发抖的年轻人冻得昏在路边的鸣珂巷，妓院前，只有一个包袱，包袱角边，隐约可见一缕书角，不远处传来一位老年人行乞的哀啼：“哪位积福积德的大爷，奶奶们，行行好吧，施舍一点面汤吧！”可是，在这风雪交加的隆冬之夜，家家户户都是重门紧闭，又有谁人能听到这行乞的凄凉惨切之声呢！

正在这时，远处来了两乘暖轿，在这家妓院门口驻轿。前面的小轿中，下来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掀开后面这乘轿子：“姐姐，到家了，请下轿吧！”

轿帘掀处，走下一位身披大红披风的青春女子，她体态轻盈，婀娜有致，显出一股天然的媚力与不同凡俗的气质，她应酬宴会而归，此时的她，如花的玉面正被寒风刺颐酒性隐发，两颊泛着一股